



《佛說雜藏經》

No. 745 [Nos. 99(508~534), 734, 746]

《佛說雜藏經》

東晉·平陽·沙門法顯譯

佛弟子諸阿羅漢諸行，各為第一。

- 如舍利弗智慧第一，樂說微妙法；
- 目連神足第一，常乘神通至六道，見眾生受善惡果報，還來為人說之。

目連又一時至恒河邊，見五百餓鬼，群來趣水。有守水鬼，執鐵杖驅馳，令不得近。於是，諸鬼逕詣目連所，禮目連足，各問其罪因緣。

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大德，我受此身，常患熱渴。先聞此恒水清涼且美，歡喜趣之，入中洗浴，而便沸熱，舉身爛壞；若飲一口，五藏焦爛，臭不可當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罪？」

目連報言：

「汝先世時作相師，相人吉凶，少實多虛，或毀或譽。自稱審諦，以動人心；詐惑欺誑，以求利養，迷惑眾生，失如意事。是故，今日雖聞此水清涼且美，到不如意。此是惡行花報，後方受地獄苦報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常為大狗利牙、赤目，來噉我肉；遺有骨在，風還吹起，肉續復生，狗復來噉。我常受此苦，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作天祠主，常教眾生殺羊，以血祠天。汝自食肉，是故今日以肉償之。此是惡行華報，後方受地獄苦果億百千倍也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大德，我常身上有糞遍塗漫，亦復噉之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是罪？」

目連語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作婆羅門，惡邪、不信罪福。有乞食道人，意不欲使更來，即取其鉢，盛滿中糞，以飯著上，持與道人。道人得已，持還本處，以手食飯，糞污其手。是故，今日受如此罪。此惡行華報，後方受地獄苦果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大德，我腹極大如甕，咽喉、手脚甚細如針，不得飲食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苦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作聚落主，自恃豪貴，飲酒縱橫，輕欺餘人，奪其飲食，飢困眾生。由是因緣，受如此罪。此是華報，地獄苦果方在後也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常趣溷，欲食糞。有大群鬼捉杖驅我，不得近廁。口中爛臭，飢困無賴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罪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作佛圖主。有諸白衣賢者供養眾僧，供設食具。若有客僧來，汝便粗設麤供；客僧去已，自食細者。以是因緣故，冀尚叵得，何況好食！此是華報耳！後當受地獄果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身上遍滿生舌，斧來斫舌，斷續復生，如此不已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作道人，眾僧差作蜜漿。石蜜塊大難消，以斧斫之，盜心噉一口。以是因緣故，斧還斫舌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，入復五藏焦爛，出還復入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罪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作沙彌，行果蓏子，到師所，敬其師故偏心多與，實長七枚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華報，後受地獄果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，身體焦爛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與眾僧作餅，盜心取二番，挾兩腋底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花報，後方受地獄果。」

復有一餓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丸極大如甕，行時擔著肩上，住則坐上，進止患苦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作市令，常以輕稱小斗而與，重稱大斗而取；常自欲得大利於己，侵剋餘人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華報，地獄苦果方在後也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常兩肩有眼，胸有口鼻，常無有頭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恒作魁膾。弟子若殺罪人時，汝常有歡喜心，以繩著髻挽之。以是因緣故，受如此罪。此是惡行華報，地獄苦果方在後也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，受苦無賴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作調馬師，或作調象師。象馬難制，汝以鐵針刺脚；又時牛遲，亦以針刺，是故受罪如是。此惡行華報，地獄苦果方在後耳！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身常有火出，焦熱懊惱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作國王夫人。更一夫人王甚幸愛，常生妬心，伺欲危害。值王臥起去時，所愛夫人眠，猶未起著衣，即生惡心。正值作餅，有熱麻油，即以灌其腹，腹爛即死。以是因緣，受罪如是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常有旋風迴轉我身，不得自在隨意東西，心常惱悶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常作卜師，或時實語、或時妄語，迷惑人心，不得隨意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華報，地獄苦果在後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身常如塊肉，無有手脚、眠耳鼻等，恒為虫鳥所食，罪苦難堪。何因緣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常與他藥，墮他兒胎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華報，地獄苦果方在後耳！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常有熱鐵籠籠落我身，焦熱懊惱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罪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，常以羅網掩捕魚鳥，是故受如此罪。此是惡行華報，苦果在後。」

復有一鬼白目連言：

「我以物自蒙籠頭，亦常畏人來殺我，心常怖懼，不可堪忍。何因故爾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世時姪犯外色，常畏人見；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，或畏官法戮之都市，常懷恐怖相續，是故受此罪。此是惡行華報，後方受地獄果耳！」

復有一鬼問曰：

「我受此身，肩上常有銅瓶，滿中淨銅；手捉一杓，取自灌頭，舉體焦爛，如是受苦無數無量。有何因緣，罪咎如此？」

目連答言：

「汝前身時出家為道，典僧飲食，以一酥瓶私著餘處。有客道人來者，不與之；去已出酥，行與舊僧。此酥是招提僧物，一切有分，此人藏隱，雖與不等。由是緣故，受此罪也。」



目連復見一天女坐一蓮華上，縱廣百由旬。此華獨妙，殊於餘者，所欲資生之具堂殿、飲食，隨念欲得，盡從華出，進止隨身。目連問言：

「作何善行，受報如此？」

天女答言：

「迦葉佛滅度後，遺全舍利。諸弟子輩建七寶塔，高廣四十里。時，我作女人，出，見寶塔中佛像相好，信敬情發，念佛功德，脫頭上華，奉獻於像。以是因緣故，受報獨妙如此。」

舍利弗夏盛熱時，遊行至菴羅園中。有一客作人，汲井水溉灌於樹。此人於佛無有大信，見舍利弗發小信心，喚舍利弗言：

「大德來！脫衣樹下坐，我當以水澆之，不失溉灌，兼相利益。」

於是，舍利弗脫衣受洗，身得涼樂，隨意遊行。此客作人，其夜命終，即生忉利天上，有大威力，次釋提桓因，便自念言：

“我何因生此？”

自觀宿命信心微薄，因客作溉灌，計水洗浴舍利弗：

“我若信心純厚，知必有報故，設浴具以為供養。”

自惟為功雖少，以遇良田，獲報甚多，即詣舍利弗所，散花供養舍利弗。因其淨信之心，即為說法，得須陀洹道。

目連復見一神身體極大，有金色手，五指常流甘露。若有行人所須飲食資生之具，盡從指出，恣而與之。目連問言：

「汝是何天？福報功德奇特乃爾！」

天王答言：

「我非忉利天王，乃至非第六天王，亦非梵天王。我是大鬼神，乃依其國大城住。為遊行觀看，故來至此。」

目連問言：

「汝作何善行，得如此報？」

答言：

「彼國大城名曰羅樓，我昔在中作貧女人，又織毛縷囊，賣以自活。居計轉貧，屋舍壞盡，逐至陌頭，近一大富好施長者家，織囊自活。日欲中時，若有沙門、婆羅門持鉢乞食，問我言：

『某長者家為在何處？』

我心真實、無有虛妄，歡喜舉手，指示其家，言：

『彼處去彼處去。日時欲過，勿復餘求。』

以是因緣故，得報如是。」

貧女人以隨喜心助行施者，得報如此，何況實行布施者也！

佛在世時，有五大國王，迦葉佛時為善知識，出家為道，釋迦文佛出世，皆得道迹。今說一王得道因緣，國名槃提，王名憂達那。其國殷富，人民熾盛。王有二萬夫人，第一夫人字月明，容儀端正，王甚愛敬。王時大會，作眾伎樂，命月明舞。月明夫人衣以上服，金銀、名寶纓絡其身，舞甚奇雅，悅眾歡情。

王善能相，見其夫人將終相現，不過半歲奄然殞逝；恩愛離苦，憂感不視。月明怪而問之，王以死事大故，恐其憂惱，隱而不說。慇懃重問，王便答言：

「汝壽命短，將終不久，愛離之情，是故愁耳！」

月明白言：

「夫生有死，自世之常，何獨憂耶？若顧隆念，但相告示，見放出家。」

王善其言，聽其入道。王欲證明果報，增益信心，與之結誓，語言：

「汝若出家持戒、思惟，設未成道，必生天上；生天上已，還至我所，聽汝出家。」

月明即許其誓。於是，喚諸比丘尼，即度將去。以貴重能捨五欲，多來問訊、恭敬供養，妨其道業，是故遊行諸國。從出家日數滿六月，持戒清淨，懃思惟道，厭惡世間，得阿那含道，於一聚落命終，即生色天上。觀昔因緣，於王有要，要赴本誓。觀王沒於五欲，塩戾難化，直爾而往，無以感發，宜以恐逼，爾乃降伏；便自變身作大羅刹，衣毛振豎，執五尺刀。因王夜靜臥，去之不遠，在虛空中。王覺已，甚大怖畏。語言：

「汝雖有士眾千萬，今唯屬我，不得自在。死時已至，何緣得濟？」

王即報言：

「我無因緣，惟恃本所作善，修心清淨，死生善處。」

天可之言：

「如此因緣最為可恃，更無餘理。」

王便問言：

「汝是何神，使我大生怖畏退縮？」

天答言：

「我是月明夫人，王放出家，思惟離欲，生色天上，今來赴要。」

王言：

「汝雖說此，我猶不信。復汝本形，爾乃可信。」

天即變形，如本月明，衣裳服飾如本，在王邊立。王欲心發，即趣欲捉。月明念言：

“此人欲態不淨，何可近之！”

於是，即還上昇虛空，為王說法，語王：

「此身無常，彈指叵保，譬如朝露，日出則滅。不惟無常，貪著於身。

王不見盛年華色，老所吞滅，諸根朽邁，目視不明，耳聽不聰，形敗腐朽，無所復直。譬如釀酒，緣取淳味，糟無所直；是身既老，無可貪樂，唯有死在。

是身既生，死常與俱，王不見胎中死者、出胎死者、壯時死者、老時死者。

是身危脆，死賊常隨，須臾叵信，身心火然，但是眾苦；心有三毒憂惱，身有寒熱、飢渴眾患，而不生厭貪著？

我身、宮人、妓女、華色、五欲、國財、妻子悉非我有，死至之時，無一隨去；身自尚棄，何況餘物？生死憂喜，無一可奇。凡細愚闇，迷沒五欲，迴流生死，莫知出路。

王是智人，何不厭離，出家求道？」

王時善心生，許其出家。月明重化之曰：

「若當出家，當求好師，當聞妙法；聞妙法已，受而修行，日夕精進，翹懃勿懈。」

說此語已，忽然不現。王至天明，禪位太子，捨離五欲，投迦施延出家為道。

時人以其國王捨重榮利，求正真道，臣吏人民多來供養、恭敬問訊，妨修道業，於是遊行。至摩竭國，佛為說法，得阿羅漢道，諸根靜默，無所求欲；執持瓦鉢，入王舍城乞，得宿飯齋，還林中坐草而食。泐沙王出遊遇見，詣林問訊：

「汝本為王，出入營從，椎鐘鳴鼓，人民、聚落、貲輸、庫藏、珍奇資生自然。今作乞兒，獨行乞食，豈可樂耶？汝還罷道，相與分半國治。」

道人答言：

「我大國王聚落甚多，今復何緣捨大就小？非我所宜。」

泐沙王復問：

「汝本食以上味，盛以寶器；今執瓦鉢乞殘宿食，不亦難乎？

汝本為王，勇夫、將士侍衛；今日單獨，豈不恐怖？

汝本在深宮，夫人、后妃、妓女娛樂，好聲妙色盈悅耳目，坐以寶床，敷以綖緹細褥；今日飄然獨宿林野，臥敷草蓐，豈不苦哉？」

道人報言：

「我以此知足，無所貪樂。」

泐沙王言：

「汝是可憐之人。」

道人答言：

「汝是可憐人，非我也。所以者何？汝為五欲所纏、恩愛所驅使，不得自在。我今心意靜悅，無欲自在，快樂種種。」

為泐沙王說法已，王即還去。

問曰：

「此四眾皆好佛道，欲行菩薩三事。有欲一日一夜行者，有欲七日行者，乃有終身行者，為得幾許福耶？」

答曰：

「此問甚深，吾不能答，唯佛能知此福多少。自捨如來，不能了也。」

如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，作三十二塔供養佛相。一一作之，至三十一時，有惡人觸王，王心退轉“如此惡人，云何可度？”即時迴心，捨生死，向涅槃，作第三十二浮圖，以求解脫，由是因緣成羅漢道。是故，此寺名波羅提木叉(秦言解脫生死)。自爾以來，未滿二百年，此寺今在，吾亦見之，寺寺皆有好形像。

王去世後，一人得菴羅樹花，其色如金。是人得好花，欲為首飾，即自惟念：

“此頭無常壞時，狐狗食噉，糞土同流，何用嚴飾？”

即持入佛塔。見佛像相好，心生念言：

“此是釋迦牟尼佛像相好。”

續念佛功德：

“佛是一切智人，大慈大悲、十力、四無所畏等功德。”

念已，心熱毛豎，即以華上佛。上佛已，念言：

“雖聞佛說一華供養必得大報，不知齊限多少？”

即出，見勸化道人，問言：

「以一花散佛，得幾許福德？」

答言：

「我厭世苦，捨五欲，出家受戒而已，不讀經書。如此深事，我不能知，當問讀經聰明者。」

即往問讀經道人，答言：

「我如畫師，隨所聞見，無有天眼神通，不能知見善惡果報。」

即示坐禪道人：

「可往問坐禪道人上座，是六通羅漢，必知此事。」

即便往問：

「念佛功德心熱毛豎，以一花散佛，得幾許福德？」

阿羅漢即為觀之——捨此身已，次第受天上、人中福德，一世至千萬億世；從一大劫，乃至八萬大劫福猶不盡，過是以往不能復知。

阿羅漢自以眾所推舉，一花果報云何不知？即語此人：

「小住。」

語已，遣化身至兜率天上，詣彌勒所，具稱賢者所說，表之彌勒：

「得幾許果報？」

彌勒答言：

「不能知。正使恒河沙等一生補處菩薩，尚不能知，況我一身！所以者何？佛有無量功德，福田甚良，於中種種果報無盡，待我將來成佛乃能知之。」

《佛說雜藏經》